

劇

1

柴
殺
秋

市
惜

節
妓
江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出版者的話

為了滿足工廠文娛活動的需要和廣大的川劇愛好者的要求，我們征得重慶市文化事業管理局戲曲工作委員會的同意，把重慶市幾年來整理研究的川劇劇本擇要編輯出版。

川劇的劇目是異常豐富的。它富有民間藝術的特點，可是有更多的劇目還保存在老藝人的記憶里，由他們口傳心授，沒有用書本的形式流傳下來或固定下來。

這裡所選的劇本是在毛主席「百花齊放，推陳出新」的正確指示和中央的戲曲改革方針下，緊緊依靠了川劇藝人，經過深入的發掘，多次的研討、整理和修改而成的。

雖則如此，但傳統戲曲的整理和修改，是一件相當複雜、繁重的工作，同時是一件創造性的工作。所以這些劇本的整理和修改，雖然經過一些重大的努力，還不是最后的定本，因而也就有別於「川劇叢刊」的樣子。

希望廣大的川劇工作者、川劇愛好者提出意見，以便提供有關方面研究參考，使川劇在現有的基礎上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和提高。

目 錄

柴市節（胡琴）	（一）
殺惜姣（吹腔）	（二五）
秋江（高腔）	（四三）

柴市節（胡琴）

周慕蓮、賈培之、周企何等集體修改

人物：文天祥——（正生）簡稱「文」

歐陽夫人——（正旦）簡稱「歐」

留夢炎——（老丑）簡稱「留」

文 明——（末）簡稱「明」

呂文煥——（丑）簡稱「呂」

范文虎——（丑）簡稱「范」

陳 懿——（丑）簡稱「陳」

王積翁——（丑）簡稱「王」

張毅甫——（生）簡稱「張」

百姓甲——簡稱「甲」

百姓乙——簡稱「乙」

百姓丙——簡稱「丙」

百姓丁——簡稱「丁」

博羅——（粉淨）簡稱「博」

刀斧手甲、乙、丙、丁。

四侍卒

二卒（抬祭禮者）

轎夫

文：（內唱「二黃倒板」）到燕都從未有今日之快！（四刀斧手押上，白）求死三年不得，今朝始如願以償，快何如也！（唱「二流」）

文文山顧名分哪顧形骸！撐天柱立地維萬世永賴，爲正氣所磅礴吾何懼哉！

（歐陽夫人急上）

歐：（唱「二流」）見相國形消骨立瘦如柴，（架橋）啊呀！相國，相國！

文：你都來了！

歐：明知丞相丹心在，惟有恩情割不開。我怎的不來！

文：你請坐嘛！

歐：相國，你還認得我？

文：結髮多年，豈有認不得的！

歐：老爺，你怎麼瘦成這般模樣了！

文：不錯。夫人，你也瘦了許多！

歐：自我不見，於今三年，悠悠蒼天，此何人哉！（唱）不由人萬般悲

恨湧心懷。幸而好未就延來得風快，只一句話歸總足跟足來！

文：（白）夫人，你倒不用亂想！

歐：老爺，你我夫妻在哪裏一別？

文：在新會州一別，直至今日。

歐：老爺你還記得？

文：我文某終身恨事，焉有記不得的！當初勤王起義，生死早置度外。

常言道：義勝者謀立，人衆者功濟。文某今日如此收場，能使天下忠臣義士，聞風而起，於願足矣。又道：慷慨赴死易，從容就義難！丈夫非無淚，不洒別離間。我求仁得仁，固無所怨。夫人，你知我心志，更不必悲。觀看天色尙早，不如將前後之事，略說些須，權當促膝談心。在夫人粗知梗概，他日回南，道得出我文某心事，以及視死如歸之樂，則幸甚矣！正是：滿腹經綸濟世才，欲挽

狂瀾願何乖，忠魂願化啼鵲鳥，夫人，飛到江南春自回。（唱「么板」）嘆此身不能把大勢挽回，賈似道三黜我坎坷沉埋。（轉「一字」）自贛州兵勤王義重當代，元朝人方知我不是庸才。羈欽使不放回送往北塞，半途得僥倖魚脫釣台。遇追兵有杜潛將我替代，若不然早罹板橋之災。中反間否極何曾泰，到溫州奉命始登台。東南一隅經略闕外，又無兵又無餉摒擋不開。復梅州、會昌、民兵是賴，克循州、吉、贛，非無將才。賊陳懿引元會暗渡過海，五坡嶺遭襲擊恨我無才。敗新會失礪城少帝溺海，（架橋白）夫人，那陸秀夫搆主捐身，張世傑覆舟死難，我文天祥今日在柴市殉節，宋有三忠，夫人呀！該抵得殷有三仁了！（唱「二流」）目擊厓山哀也不哀！大丈夫只須顧此耿耿在，早死遲亡我願必諧。太夫人寄殯在千里外，兩女猶無玉鏡台。此後事還仗卿一力主宰……（架橋白）

夫人，兩個女兒漸漸成人了，還未曾議婚，我死之後，你千萬毋庸亂想！（唱）知何日回桑梓兩柩同埋！

歐：（唱）宋無人禦外侮遭受侵害，累百姓慘失所遍地鴻哀；支大廈賴一木丞相獨在，殊前途盡黑路壯志未諧。我大宋乾淨土已無一塊，有赤心死節臣天地悲哀。浩然氣還太空日月精采，只落得兩行淚背着君揩。

（文明上）

明：（引）心如火焚，淚似雨篩！年衰力又弱，事急步難開。（白）文明見過相爺！

文：老院哥，你來了麼？

明：我來了。

文：此時還講甚麼禮節！起來。

明：謝相爺！

文：我自被擒以來，歲逾三載，我夫婦不能一見，所有一切事情，都賴汝轉達，倒把汝很費心了；自今以後，我同寅故交尙多，似汝這樣忠義，不拘投向何處，他們俱是要推屋及烏的。所恨者你夫人身邊一錢俱無，從何給你路資盤費？唉！用是介介耳！

明：噯呀，相爺！此時長話短敘：我文明自隨夫人小姐到燕都以來，所以不肯先死者，先爲夫人小姐，次爲相爺耳。相爺今日柴市盡忠，爲的宋室。相爺既然能盡忠，難道我文明就不能盡義嗎？相爺盡忠的事大，倒毋庸慮及我喲！此後夫人若怎麼樣，我文明便怎麼樣，我還投向何處去？我偌大年紀，還要錢來做甚？

文：老院哥，你這兩句話，使我真真的難過也！（明拭淚）夫人！

歐：妾在。

文：你叫他毋庸流淚。

歐：老院哥，相爺叫你毋庸流淚！

明：我，我，我何嘗流淚？倒是相爺，夫人毋庸流淚！

文：夫人，你也毋庸流淚！

歐：我倒沒有流淚，只是你倒毋庸流淚！

文：啊！人生難得相知感，對此如何不傷懷！（唱「二流」）老院哥於平日我未優待，到而今難爲你還作興台，實可憐你髮皤皤年衰歲邁，有李投乏瓊報遺恨夜台。

明：（唱）文相爺懷忠義我心爽快，愧煞那投降的無恥庸才，召伯死說甚麼甘棠遺愛！我日邊紅杏，相爺，倚雲栽。

內：留丞相到！

明：相爺，留丞相到。

文：此時他還來……哼哼，我已深知其意。夫人，你在此不便，可退避一時。

歐：妾知道。正是：心亂言難盡，事急人又來。（下）
明：請！

（留夢炎乘轎帶隨卒、祭禮等上）

留：（對子）勸得文山步塵後，將無恐懼置予懷。那是同館兄！

文：那是老先生。

留：老夫此來，要陪足下多坐一會。

文：坐嘛！千古頃刻，猶承賜步，文某實感激不盡了。

留：說甚麼感激不盡，「一生一死，乃見交情。」老夫難乎爲情，我焉有不來之理！

文：富貴功名，罔非身外之物，原可置諸不論。惟……

留：是啊！惟情之一字，爲我輩有所不能忘耳！

文：最好忘情如太上，生何安樂死無哀。（唱「二流」）承不棄來法場
謬蒙雅愛，到此時猶屈駕過於矜哀。宋宰相你竟換元人冠戴，受刑
人享祭禮豈不愧哉！（架橋）

留：（白）這一些話都毋庸講了。（唱）叫跟丁設祭禮聊從俗派，（設
祭過場）同館兄太固執讀成書呆。至元帝萃羣英衆流歸海，投誠的
誰不是陞官發財！

文：（唱）他此舉爲說降露出大概，藉弔生盡友誼好把口開。哪知某鐵
石心至死不改，（架橋）老先生，今日事已至此，當言則言。
留：不當言的呢？

文：不當言，就毋庸講了。（唱）生一人秉一性不同胸懷。我殉國爲成
仁守死以待，你投元圖富貴自是「達才」。處昏迷話頂觸罔知高矮，

恐得罪老前輩幸毋介懷！

留：（白）在足下爲盡忠沉淪苦海，在老夫爲勸善指示迷津。即使你說錯了另自說過，老夫大量，絕不會惡氣。（唱）前後輩俱修撰交誼傾蓋，況彼此爲寅好同部當差，我何苦下說詞諄諄至再，須知道一世人生萬劫難回！（架橋）

文：你說差了。

留：不差喲！

文：（唱）弟秉性實難移江山易改，生何貪死何懼丈夫襟懷；道不同何須你諄諄告誡，恐對答失輕重冒瀆台階！（架橋）

留：（白）你這個話倒說差了！（唱）宋滅後始降元事逾三載，識時務爲俊傑茅塞須開。作官人再莫被虛名貽害，總要將殺身禍避躲得開。（架橋）

文：老先生，你要聽清楚！

留：唉，要聽清楚嘞。

文：你要聽明白！

留：要聽明白。

文：（唱）一條犬迎主人尙將尾擺，爲人臣不戀國豹肚狼胎。某非翼垂丹青流芳百代，別忠奸辨邪正涇渭分開。（架橋）

留：（白）宋瑞兄，這些話不是這樣說法。（唱）全性命於亂世落得自在，邪與正是虛名何必介懷？做官人胸要有邱壑萬態，知順逆應權變方是通才。兄勸你又非把國賣，誰管你橘種江南不逾淮！（雲裏白）我又想起幾個古人來了，（唱）伊尹相湯幡然改，曾經五就夏桀來。微子歸周出無奈，不抱器誰立神主牌？管仲相齊曾射帶，一匡九合兩無猜。鄧禹先爲王莽宰，一投光武顯雲台。古孝子重髮膚

戰兢自愛，狀元公豈未讀「白華南陔」？（白）你連白華詩、南陔詩，都沒有讀過，真是笑人。

文：你說的啥嘞？

留：我說的書。

文：（唱）不入耳之言聽不耐，好一位第一甲老前階！作官不要把这搭（指心）壞，自己開一張粉臉，還要拉人上台。（架橋）

留：（白）你越說越怪呀！好嘛！（唱）粉壳壳不戴已經戴，厚臉皮加官又開台，豈不聞君之視臣如草芥，功高不賞易招災。一任他食推衣又解，越是英主越疑猜。父歿三年行且改，國亡三載出仕本應該！（白）我又想起幾個古人哩！（唱）譙周馮道混世界，隨波逐流巧不可階；淮陰彭越終遭醢，近時岳飛喪金牌；孔仲尼魯人尙且官陳蔡，（白）孔子是魯國的人，還要想到陳、蔡二國去做官，這

有什麼笑人的！（唱）宋臣輩降元，豈只我儕！（架橋白）今天話也說的太多了。我問你啲，究竟降也不降？

文：我不降怎麼樣？

留：（唱）你不降少時無腦袋！

文：我歸順呢？

留：那就好了！（唱）你歸順頃刻間位列三台。（見文不理）眼見得你

一身成兩塊，抓不得生，替不得死，你自去主裁。（架橋）

文：老先生，今日你未免多言！

留：其實不算多言！

文：奈何我不聽！

留：這就難了。

文：（唱）我強項不聽誰勸解，